南征錄壹

壹

南征録引

天順五年夏兩廣蠻夷弗靖
皇上因廣東守臣請兵命將征討斬獲雖衆迄未底
寧方班師視前益大肆天順七年廣西諸峒蠻復越
過廣東肇高雷廉等府構扇土賊爲害守臣復以言
上乃屢降璽書命兩廣會兵直擣各府地方務除前
患而兩廣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諸大僚集議以
爲廣東西會鎮城池一方根本總鎮諸公不可暫離
廣西以左參將范公信廣東以都指揮徐公寧領兵
會勦兩廣官軍幾四千廣西土兵近萬悉聽范節制

而督軍閫視給饋餉紀功過嚴調遣公賞罰則瑄與
僉事戈公立也以天順八年正月二日發兵瑞州山
行野宿晏蹤追勦靡之以悄之勞竭之以罷罷之思
不逾月間連與賊交鋒斬馘幾千人俘獲奪回被擄
男婦各二千餘牲畜輜是毎至营中公事少隙困頓
情風俗兵力形略山川險易道理遠近官屬貪廉政
治得失善可懲惡可戒者具見於此欲有所考一覽
可知中間一二自見者豈代善施勞哉紀實之言固
不得而略也覽者幸知之是歲三月上澣
賜進士廣東右布政使江浦張瑄書

南征録

天順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師濟肇慶江南岸巡撫都憲葉公鎮守總兵歐公去江三里許搭厰道左祖餞酒畢遂行而參將范公馬快余與僉憲戈公都閫徐公縱轡追逐同行四十里四人同食又行三十里至白沙詰茅結營晚得香山所梁千户報濟江時中流舟沉溺宛香山南海軍八名

初三日三更發歩隊輜重先行昧爽余四人同馬隊方行十里至腰鼓驛廢官吏馬疋皆在新興又三十里至羅苛巡檢司巡檢劉惠來迎先是流賊多攻

却城池所過鄉村殘毀惟劉率衆在司與賊相持賊
無所得民有所賴賊亦見其能也渡羅前江尚拋泥淖
余之馬踬者再幾不能上又行四十里至新興縣治
途居民多告被田州洶城狼兵掠掠亦有殺傷人畜
昔過城中鄉民迎告狼兵終倫其兄范追得其人懲
治之本縣城池二次被賊攻陷城中房屋焚毀殆盡
惟禮殿巍然猶存軍民皆立圍築山頂始城中者統
十之一縣官四員止有主簿一丁跟隨供使令而已
雖軍民被賊亦所賜官不得人之故也過縣半里許
田中刻嘗晚得高要縣民前夫吏蕭說中途被死二
人竟不能追究詢知本縣軍民中多通地方從人誘
引流賊為惡乃令撫從典史庾繼祖巡檢蕭袞等分
投喚集四山附近從人至軍前撫諭發入喚新會縣
知縣陶魯來軍前會合辦賊
初四日雨余與戈徐同至城中出榜撫衙洞察招徠
流亡懲治所縣官余三人會食行省舉乃巡城相度
修理城隍必先樹排柵計用木七八萬株至晚回營
一鄉老饋余四人山藥蔬菜米受之酬曆四本雨不
止上漏下濕熱毒蒸蒸如居甑中達旦不能寐四更
聞雷

初五日魯仍未到午後所拘徠人百餘人至責其賊
來不救援縣治論以
朝廷恩威令各伏木送縣造排柵皆感激承領還回
是日陰夜雨不止
初六日四更雨發新興因魯不到帶新興縣主簿
典史印信同行恐魯來得以會合幹事縣官云此路
久絶人行聞沿途殺死被虜不下千數臭穢不可當
官軍由州兵俱由捷徑余四人馬隊由官道往獨鶴
泗城兵則從二十四山往陽朶天明范始知復回
營蓋人追趕竟不回止留其頭目一子王宗爲質又
分送官管押令其從陽春連陽江會合蓋陽春是
其歸路恐其歸從此逃也行七十里午後至獨鶴驛
劉營途中見死者余欲掩埋衆皆咲余之迂是日陰
雨
初七日駐獨鶴候魯是日陰雨
初八日四更發獨鶴候魯來纔不交事還新興縣官
四行四十里午飯發戎裝率數騎至責其來遲問地
方事言多牽制難行余怒其譎不與言帶之行四十
里至白夏鋪劉營復責其不欲盡心幹事托故逗遛
致悞事機之會彼亦辭服發之回慚悚而退

初九日發白夏行四十里至恩平驛復雨不能進遂
駐恩平暮不敢歸隨至恩平遣回恐馬不能致遠借
寮所乘官馬是日極寒凍死土兵七人廣東軍七名
雨達旦

初十日復大雨仍駐恩平午後晴

十一日三更發恩平驛緯事人覘知賊駐陽江第八
屯預於初十日黃昏發奉儀衛指揮鮑凱等二十餘
騎前探行五十里余四人午飯那龍屯屯官舍屯中
人被賊久遁所餘空屋而已得南海縣一被擄男子
授營報賊虛實又行十里聞狼兵已縱火焚前屋梢
前凱令一騎馳至報賊在近村扣擄又行十五里至
蓮塘驛剮營居民絡繹報賊在前村五六里捉人余
等皆日其馳突但兵到未齊而到者又皆困乏不能追
賊見大軍至亦馳回至脫官軍狼兵來齊先發廣西
軍百人徇賊向徃徇亭乃狼兵其名有徇亭徇長徇
審浪人之屬總謂之狼家如所謂總小旗之類皆精壯勇健者發人喚陽江所縣官

十二日復陰雨五更范與徐簡精銳四千餘衆輕騎
追賊步隊天明始發余與戈并守營官軍五百餘人
輜重駐蓮塘陽江所縣官來見遣回午後新會縣河

泊所官王聰率民壯百五十人来見說沿途被狼兵
殺死民夫八名
十三日仍駐蓮塘官軍追賊無報到陰雨晚宿從人
多病午後肇慶差陽生賫都憲吳公火牌往陽江
過営来見詢知途中死者二十一人內九人裸體皆
有銃傷蓋被狼兵殘害從夫也
十四日仍駐蓮塘狼兵功劫近村得牛羊十餘頭然
無統紀不能禁治付之無可奈何頃之蓮塘西平太
平三驛驛丞来見詢知賊見官軍追至被虜男婦殺
死無算亦多走脫者王簿典史太平驛丞二人妻皆
被害趙吳二千户亦走脫當令南海衛指揮孫重廣
西王百户差人緝探是日早晡已後晴暖晡時廣海
衛指揮孫璧送都閫柱公往廉州始知吳公初五日
到廣城
十五日孫璧送柱先去陽江狼兵燒営起行發王聰
并帶所民壯回縣緝事人報賊已被圖有詩志喜
十六日起営馬上聞戈誕辰為詩相賀見沿途耕牛
多被單殺喫止餘角骨行六十里至陽江縣柱率所
縣来迎柱邀余二人午飯畢備詢陽江縣十二月初
十日五更被賊由南門偷入城官軍剳東西北三面

與賊對敵止南門一面并縣官千户趙麓家受害賊
在城中僅一時退出尤賡男婦千五百人晡時余三
人巡城省賊入城路城雖小甚堅完蓋守非其人故
也回至嶺西道詰責守備指揮程祥并所縣官脫飯
戈廋單前差旗軍二名報使
十七日午後范率官軍并押賊級被虜人口至湯江
通計賊級二百八十被虜男婦千餘人賊屬婦女牛
馬銀兩衣物無算盡爲狼兵所得論功行賞始知初
追賊至第八屯賊已宵遁范率輕騎數人追及勒竹
江賊預得船渡盡走脫被虜者言賊已渡二江去遠
官軍皆饑困無進意欲窮追賊者止范一人衆托領
哨者與范言賊已遁遠江深不可窮追之意范大詬
命軍士代竹木爲浮橋濟師渡賊船三隻見官軍順
流而下招之不肯泊引弓射之一隻竟去二隻泊於
西岸艄人逃去命軍士泅水駕回搭橋自辰至申而
成師既濟頃之又逢一江衆皆回意已決范視淺廋
躍馬而渡水及馬脊衆遂隨之而濟賊自渡已過二
江去舊營百餘里官軍不能飛度已於地名黃姜屯
安營不虞軍至倉卒迎敵兵奮擊賊衆潰北首賊四
人公周公晓公善皆被殺惟公轉逃遁賊屬男婦無

一人得脫者被虜皆能辨其首級為誰有頃泗城兵
亦来會哨但得功不多非范不能成此功也賊婦皆
戴鈿頂梳帽亦從賊倫城圩村或賊人出圩留其監
被虜極苦楚入甚於賊既為官軍俘獲被虜見之皆
酋前投其頓曰汝再不令我等呼妳妳矣馬渡江處
人云賊亦用小筏渡水深丈餘乞回軍水益退止二
尺餘謂非天意乎
十八日余為文回范戈徐批報祀陽江城隍訖給發
被虜人口余同戈出東門驗賊故令所縣領解發廣
東

十九日早發陽江行十餘里過渡二大水深乞鞍座
又行十餘里過嗣溢地馬陷乞腹下騎步行又二十
里過茶水屯惟餘廢址荒岡午食盤獲土兵帶来被
虜幼男婦女八十二名發回又行四十里鋪時至太
平驛人便作書戒諸土酋令諭書取仕宦切為顯官切忻
權勢晚得緝事人報大小銅角皆潰散范惟其致
回被虜人口乘到牛馬大小銅角皆潰散范惟其致
賊驚走連夜整搠軍馬追

二十日三更發太平驛行十餘里至一大澗潮尚未
退人馬不得渡余五人露臥草間遲明始濟行五十

里至蒲牌屯屯亦屬狼兵追賊亦回離屯三里餘下
營分校發人神電立石徑緝事立賞賻被傷人口二
更田州兵大譟欲先去領頭目李崇止之
二十一日仍註劄休息士馬范下令由神電抵高州
蓋前去十里一路由立石徑往高州驛路雖百五十
里然山徑崎嶔林木梗合橋梁為賊所毀七八年無
人行一路由神電衛往高州雖二百餘里皆坦途又
相近本衛電白縣地名羅坑素娥屯有賊處所故也
二十二日二更方起營聞都司差来一舍人隨行病
死店中同行者皆不顧余命火化之行至分路界狼
兵復大譟欲趕至立石徑先歸余等五人駐馬路口
范驅之往神電乃羣聚怒罵響振山谷但言語侏儒
不曉其謂何至以白刃相向頃之亦屯屯往神電余
等坐草間至天明候其去盡方行途間見范復羣然
大罵勢凱與馴象衛指揮張瑛習其方言問之則知
其果罵范矣行五十里都指揮馬貴同神電衛官来
迎余等皆不下馬頃之午食始與相揖范語之曰去
年投賊時爾方出監軍命被逮而為主者所黜復賄總戎者冒報功次豈陞
又行二十里至衛城甚堅完陽江茂名百姓多有投

城避賊居人亦糌塗衛廳宏敞壯麗爲嶺南偉觀乃
前郡指揮張琰所創建者常有賊出月無寧日頃之
軍民葦然訴被狼兵搶刼奸淫殺傷人畜范特懲治
其尤甚者一二人
二十三日四更起營行二十五里入山徑徑中路峰
巒相夾林木陰合下見日色約二十五里出徑口又
行二十里至三橋村下營始見村落水稻盈室詢之
乃茂名縣民之逋賊者七八年不納粮當差矣軍夫
方缺食得以相接濟連營夜舂不絶聲
二十四日仍駐劄三橋村休息士馬待狼兵未齊
二十五日二更發三橋村小徑行二十餘里始循白
石鋪驛路行四十里林指揮清劄知府海率僞官来
迎又三十里至高州海石首人頗勤撫字城内蕭索
殊甚詢之故老父老民壯嘗至此者皆言景泰四
五年以前此邦尚爲樂土行旅不賫粮鷄犬之聲相
白石一小路至海土名鋪脚瓊州海船至錢四五百
文貨車一輛載貨直至蜆岡商賈但持左契交卸不
爽錙銖行旅往来無晝夜今車夫皆從賊矣噫謂高
化之民習慣爲賊皆過論也節得化州報首賊胡公
威領衆萬餘薄州城守倅指揮黒暁知官軍来誘賊

招撫以待兵至

二十六日發高州至三十里下營屯兵不進一更范集衆授以殺賊方略諭以首級被虜歸官其餘人財盡以給賞於是余與戈同南寧衛指揮劉政收後范等選騎兵無程揮賊余與戈政三更亦行二十七日遲明行四十里身入重地方疑慮間政見道左村民聚觀以為設伏不與余二人言率其從騎超躍馳去問之始知其黙余二人私竊咲嘆曰將官如此其才略可知也又二十里至州催督官軍勦賊所獲賊級六百餘衆潰北道往會木嶺大山浮獲賊屬男婦二千之上牛畜稱是狼兵貪財不肯窮追以致餘黨逸去午前回軍行賞有差州官張宴公館待范食木柰子果色青其大如柿味酸澁始見椰子樹檳榔桄榔椰子三種樹皆相類三種又皆如棕樹而高狼兵便於城中大肆劫掠至殺傷人強捉去幼男婦女人不敢喘息與之爭者鄉出砍頭報功余常激怒范禁治之亦或有懲成之者故余多與之少合復聞賊人廖公反屯劇地名尾竈去城三十里發緝事人探聽連日晴霽是日陰悽大風微雨守土者憚行緝事人竟不回報

二十八二十九霖霖狼兵城中肆行奸盜至在禮殿
前作戲有將牛賣與人獲後証以為盜奪回而瑛又交
通其頭目李崇王通等附和成之廣西軍亦有扮為
狼兵劫奪者余約戈再三懇切與范言之亦極懲治
第瑛等從旁蠱惑多至中止城中蕭然怨聲盈道實
甚流賊之悕毒也

三十日昧爽發化州林回守高州所殺賊人尸首已
出二十里臭不絕自州行九十里皆山徑道傍樹上
懸二首級云李崇常堅遏賊殺獲崇堅皆田州土
兵頭目又行三十里出平坡至石城守備指揮馬政
知縣歐琳典史張昂等來迎琳昂頗有幹濟琳善優
縣於舊歲十月八日被賊偷劫戈分巡瓊州來早欲
從遂溪往雷州夜二鼓余已寢范遣劉政來邀與戈
餞行余與戈先至徐繼至桂辭以疾三更方散

二月初一日仍駐石城平明馬政送戈赴遂溪余等
四人同送出南門教場邊餞別各回

初二日五更將起營人夫多逃縣官縣避拘責縣官
遂行五十里至杜子村午飯又四十里至青頭堡下
營余心疑昨日所見二首級往詗問人忽跟余一
民壯覃源者高要黃岡村人自言昨之首級乃其族

人裹男福宗父客石城北被歐知縣盤詰遣弓限差二弓兵解回中途遇猺兵一弓兵走避見二人被殺福宗妻尚在石城哭對舉源言其詳奈已未竟不能追究也高化石城一帶人多病疫化州石城特甚官軍土兵民壯亦多感染道路死者甚衆余與范徐杜亦同日病瀉高化連年被賊民失其業斗米七八十錢兼可罹廒石城差賤然亦四十錢是日陰晴微雨人馬混甚土兵皆行不上乘脫行李不到范遂武緣所千戶王欽在後照管催督催促行李到宿自言江浦人詢之蓋余同鄉柳林橋王四老之姪也

初三日五更起宿行四十里至高橋堡堡中房屋門牢備一二年間以賊多糧火皆廢往過採珠甚特鎮守諸公所下營塹柵木尚存南去永安珠池北去曹村金銀水弓狗寨大小連山賊巢各二十餘里又行十里下宿王欽折枒梅一枝其大如豆是日始晴大熱發人瘡文廉州府并石康縣覘賊起大至脫縉事人報前十里許有賊旨脫人馬皆疲不能追宿中設備而已

初四日平明起行十餘里過杳江見賊人篙鋪數十

廵又行二十餘里至白石堡堡邊連大小連山徑行沿途皆坑箐竹水陰暵翳密廵用手分披始能進步徒兵與步隊官軍皆行不前惟元興余等數十騎前行甚可畏也離白石堡又行五十餘里至新寨鋪下營山路險遠天時暴熱人馬疲困悉嗟盈道至天明尚有未到營中者

初五日平明起營行二十里海北鹽課司官石康縣知縣滇紳哨弁指揮范讓等来迎紳益能吏　十里至縣縣亦於廣歲又七月六日被賊倫劫簫疎特甚惟公館縣署甚整餘皆紳所刜斗米百錢無糴廵遠卿不能耕種惟負郭所種粟麥盡爲官軍割去伺馬而廣西兵強斫人堵截奪去匾刀一守城軍額上被砍流血被嗾驅歐傷讓奪去匾刀一守城軍額上被砍流血被識後往行人坐事左遷於此桂至此分路往廉州余亦欲一至詢民情徐亦同往就發帶来粮銀叁拾千兩興蘇昌頌回行三十里至晚到府見民劉小麥城中居民甚稠密有生意斗米四五十錢府衙等廵公署亦宏壯知府毓秉鑑都指揮張浩已坐事被逮赴

京浩惟得車上心貧無行纏疒婦自相餽至為之祈
神作福俾得別白果還東鐵在任時上下皆稱其廉
能亦或有異同者余感之至是遍訪諸人言其亦能
吏刑過刻嚴悅人媚己信用第　史劉傑李聰閒
吏李端吹于趙某等數十人言聽計行請託受賕官
民從之如虎飲州通交南閩隘客商過者每錢百貫
官收一十貫過者難以數百計名雖公收公右東鐵
令各縣虛領修學等項公用其實錢無一文到縣催
山常令李端等招撫兒下欵銀錢伍守備武弁攻攻
楚利前月貸米伍斗與後月放粮收息一石所得
米散給瀕海地皃每石還珠陸錢海賊李公來亦時
或貸以米而酬珠東網李端輩亦與交通往來鬻歸
男婦百數東鐵雖盡諫曰不知羅山劇賊勞音善憂
獲而壐縱之此皆得之廉之官民余尤未盡信及起
夫文到三四日無一名至者責經歷以下數人尤以
為東鐵若在未必如此戒飭軍衛不為戰守之計蘇
昌循循畏慎足膺郡佐但力量不及耳詢其所屬惟
沿海巡檢楊勝乃一能吏詢問孟嘗還珠處及陳公
謫居與海角亭至夜三人同宿衛後堂大北風寒甚
桂備酒殽小酌

初六日五更候夫不到飯罷與桂別余與徐帶蘇昌到石康寮夫早大風雨寒甚晚宿石康分司問楊勝於羅紳與蘇昌之言同余感寒作瀉狼吏告閔折粮銀給以支盡以司中所與盤纏銀廿兩令敢勇官葉茂盛送范處給散遂止

初七日五更發石康至靈山有二路余等同兩廣官軍由小路狼吏由官路遠而平坦小路差近而極險峻行十餘里見一男子年可十五六裸卧草中凍餒將死絶盖官軍所歷被殤也嘆息不能救濟又十餘里入山極其高峻下山者回視山上行人如在天上人馬皆旋山腰而行曲徑斜削益之以霧霖淖滑下有萬仞深潭一有跌差則為虀粉余馬疲弱遇一深坑馬踣余下體皆濕風雨寒甚行李已在前范以所乘馬假余帶濕衣而行頃之又遇一坑深溝峻坂下馬而過余覓濕衣靴復墜於坑水中通體皆濕徐之馬在後幾為踩踏又行三十里追及行李始易衣靴行二十里下營乘晚收後官報凍死廣西軍十一人賊屬七人

初八日起營仍山路但比昨日所行之山略低然亦極險連過數溝澗下如落井上如升屋竹樹蒙密砍

伐始能通余仍乘范曾謂此馬三十六兩銀
所貿竊以過為乘之二日過前溝澗皆乘之二日而
過始知其良非余馬所及中流失船一匹千金此馬
豈止直銀三十六兩哉因思用人亦猶是也未嘗知
之而議其短長未嘗試之而料其能否皆失也書以
為戒行四十里至武利江原有商賈往来資易鹽貨
兵由西往南寧不過橫州官軍由北往灵山至橫州
下船於此分路恐其剽奪余留范於武利鋪前坐候
官軍行盡方行不期有欲狠兵至橫州為奸利者亦
邀之由灵山而歸至晚又行三十里下營收後官報
廣西軍死者三名徼兩達旦
初九日早冒雨起營行三十里始見村落居民溝澗
橋梁粗備蓋灵山縣知縣林錦地界也錦廉勤有為
從賊者多歸化又行十里所縣官来迎又十里至城
舊有磚城錦至隣邑合浦縣民二千餘家来依住村
民亦多投城者隘不能容錦乃於城南築土城周圍
四百餘里夫居之縣亦遷於土城余止于分司舊縣
治也詢及民情米價斗四十錢但為木頭峒賊所擾
不得耕種田多荒閑復問楊勝於林錦羅紳之言同
午後余與徐巡城城之西所謂灵山者蒼翠秀聳可

爰田多狠兵復来城繹騶余極口激怒詫懲治之王
欽病遣人送與米藥之類
初十日四更冒雨起營討眠橋一乘夫八名舁王欽
泥深沒脛馬不能行余三人皆肩輿行二十里始明
過香草徑十里出徑又十里過紅崖嶺十里下嶺過
賽龍橋原守横州致仕都閫鄧公所造也又二十里
横州馴象衛官来迎知州謝轂乃余舊任吉之屬邑
安福縣人也稍前詫之田丁盤捧小蒸豚壺漿拜候
道左余三人喜為下馬飲食之已而渡江鄧公立候
江滸與范同送余布政分司而別鄧余故人未老引
年甚有威望州官饋鷄一隻鵝一隻鵝肩一米一盤酒一瀼
柴馬草蠟燭受柴草燭至暮鄧裴酒敬茶餅来相慰
食枇杷風雨不止王欽至暮始到押扛馴象衛總旗
屠景芳来交行李自言德清縣人十五歲時余先人
宰其邑起解来衛能言先人德政甚悉慰勞遣之自
肇慶至此二十餘里途行幾四十日備歷險艱所過
站道皆廢驛官軍投住城郭間有破屋数間亦無人
跡廩給遇府州縣則支新興起至石康白骨連延有
一里数十人者五六人者少亦不下二三人然無一
里空鉄有髖骨已斷手骨尚帶桎桔者髑髏下尚帶

見上詩橫之醫士張潛以詩來見余沿途感風寒失
調令胷視取藥潛松江人納粟授承仕郎散官綽有
儒者風致餽余西馳紙數幅午後飲范宅偶以銀花
一綵段二郎之
十四日會飲於衙百戶管達監泗城兵方到城言田
州泗城土兵途中死者幾千人所俘中口牛畜死者
十五六有行不動而棄之者蓋人衆食少風雨寒甚
故也至武利為賊襲殺田州泗城兵十餘人泗城兵
亦鎗死賊數人李尚理等餽酒禮却之
十五日會飲公署食冬桃西瓜冬桃絶類橄欖但肉
臟味澁見蘇木樹其枝亭類綠樹但一邊有葉耳結
子如皂角而短可種泗城兵渡江溺死六人
十六日與徐同訪鄭食擯揶醉歸而歸
十七日問及橫州人言地方凋弊不極武不聊生而
部使者誅求不已有假以脩城會計火夫斂錢者地
方之壞非一日實有由然山總兵時令行禁止人不
敢私謁如田州土官知府參紹欲一見不可得所以
得其死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後來者中其鉤餌得
肆其奸差人調遣倨傲邀索至曰此輩皆狗耳大者
来與之小骨令齦醬足其欲當

自止是以非但不得其力至助賊為虐故流毒至于
今始大壞不可復收拾矣此其一也先征木頭峒時
按兵不進致賊遠遁比及抵巢單已尺餘止將塘東
萬安等鄉勦戮報功各鄉比木頭峒賊有間故其殘
民相謂曰不加兵於彼還及我輩不盡從賊何為所
以至今從賊者難以萬計
十八日雨不方止洲城田州狼兵皆回新除海北監
課提舉某來見略知廣中消息午後余病復大作心
復連腰背刺痛不能喘息至晚增劇三更遣人迎張
濟脅視連服藥數裹不見效范鄧徐常在視疾衆皆
由濕毒感深宜速下連服大黃劑數貼亦不行
十九日二十日仍病未解范鄧徐張四人相接問候
不離鄧亦曉醫常與張商確用藥
二十一日清明大雷雨余病小間
二十二日午後力疾同徐辭謝范鄧并張醫即回
二十三日鄧邀余二人出城東二里許至其東郊別
業出門時甚覺少頃大風雨作寒
二十四日極風寒陰雨余與徐至晚下船鄧同州官
學官生員張濬送至江滸而別州官送肉鷄酒却之
二十五日范下船鄧勞酒敬與余等餞別飲畢開船

北風露雨寒甚余疾復作江邊地名爛泥村一巖洞
舟人言可容五百餘人皆避賊者居之行一百里暮
至烏蠻驛泊舟
二十六日三人同祀馬伏波廟早下烏蠻灘六十里
過香江驛無人居惟江邊石巖下皆避賊居民又八
十里至貴縣溪已二更昌平侯楊公兵滿戍於此與
縣官奉議衛官貴縣所向武所官迎候主簿何楚瑛
南海縣人由御史左遷同到舟邊余卧疾遣人辭謝
之范座船到見余病強令余搬行李過其座船三更方
畢二十七日早昌平楚英復到船相見楚英饋羊酒
鵝邨羊與鵝遂行六十里午過東津驛貴平縣一依
親楊監生報今早賊札牌筏過江被居民趕下被傷
男婦百名馬二疋賊知官軍到棄之而去余卧疾舟
中范徐審發被擄皆辭林慱白陸川人遂開船又行
七十里晚泊白沙堡
二十八日四更開船行一百里午至潯州府廣西孫
都閫震同府衛來迎余疾乃卧疾遣人辭謝之范回家
府官饋鷄酒柴米受柴米孫持酒殽來舟相慰言前
路水陸多梗吉永縣民李亨震來見
二十九日余疾小愈力疾訪范孫回舟

三十日孫領羊酒麵菜受之就以羊酒謝范午後飲
范處陰雨寒沍殲月始晴大熱府官復饋酒肉鷄米
之類却之開剝象牽議還淳州并廣東各衙所大征回
還軍死者甚衆

三月初一日午開船范亦迎吳公同行六十里至大
黃江又六十里二更至平南縣縣官饋酒禮却之
初二日昧爽發平南行六十里過白馬堡十二磯又
四十里過黃艸驛二十五里過蒙江驛大黃江白馬
堡十二磯黃艸驛蒙江口皆逼近大信寒嶺茶山太
平敢義等處賊巢賊人常於隘口截殺人知官軍至
方遁跡又四十里晡時至藤縣知縣謝某告之永豐
人同梧州府推官呂某饋鵝猪肉蛇酒受酒夜大雨
初三日五更發藤縣雨驟水漲舟行甚駛天明禍洲
食後過托洲已時過長洲三洲皆在江心藤縣蒼梧
民居之內多通賊者亭午行一百里至梧州知府袁
秉哀故人也煩之延醫服藥饋桂皮蛇酒漫泉亭碑
本湖廣左丞伯宗公致政家居舊歲被賊刼城死非
命為詩文祭輓順途訪秉哀回舟范復饋布二端重
遠其意酬直銀兩半

初四日五更開船行六十里飯後過封川邂逅平南

閻主簿霽由進士御史左遷吳公委理藍政故来此
過船茶飯遂行又行一百二十里晡時至德慶守備
都閻徐公昇持酒殽来會大雷雨終日夜泊德慶借
徐船出船還范
初五日五更發德慶行一百餘里巳時至悅城新村
驛官稟說吳公將到遂駐悅城迎候未時公到驛過
舟相見言欲回奏會兵事同回德慶鴈會本余與范
同在吳座船内至二更始泊三洲巖下各辭回船廣
初六日早開船晚至德慶大雨如注
西土官都指揮岑瑛同徐在余舟相候是日晴暖
初七日吳公入嶺西道鴈會本畢下船至暮辭吳公
遂與范公別
初八日四更吳范岑領兵上廣西余與徐領兵回廣
東午至悅城又行一百里餘晡時至肇慶故人黃瑜
為知府有守有為同衛啃指揮王芳等備綵伏来迎
拒之買牲牢報祀城隍余座船来迎出船還徐聞藥
公將赴京議事連夜行一百二十里四更至西南驛
討夫遂行
初九日早飯後行七十里過官窖驛又行八十里午
後至廣西司